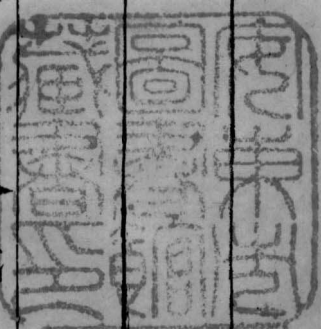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
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
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
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
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
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
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
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
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
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

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
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
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
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
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
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
下旣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
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
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
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法籙符水爲民禳禳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服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

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
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
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
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
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
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
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
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
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
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
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
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
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叅師其
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
之曰蕭何爲法顗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
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
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
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
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
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
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
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
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
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
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
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
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
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
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

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簏相以銘
詩震于四海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
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
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
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
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
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洎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
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
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
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
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
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
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
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
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
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
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
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
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
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
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
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